

# 李建成在初唐军政格局中地位的演变

曹印双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71)

**摘要:**通过考察李建成、李世民在初唐军政格局演变中地位的变化,认为李建成在李渊当权时期的地位始终高于李世民,他担当的责任也始终重于李世民;李建成本来是一位心中有天下格局的优秀帝位继承人,是李渊重点扶植的对象;李世民玄武门政变夺权后,必须妥善安抚李建成多年经营的势力,同时继续沿着父兄对峙突厥的战略执行国家大政方针;李建成的优秀,迫使李世民不断努力追赶方能服众;从某种程度上讲,唐太宗的伟大是由同样伟大哥哥的历史存在促成的。

**关键词:**初唐;李世民;李建成;政治格局

**中图分类号:**K24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3)01-0013-06

李建成是初唐军政格局中的重要人物之一。20世纪涉及李建成的相关著作<sup>[1]</sup>中,对他功业加以肯定的代表人物有陈寅恪、罗香林、汪篯、王仲荦,专门论述李建成功业的论文有李树桐《唐太子建成军功考》、李英祥《李建成在初唐中的作用》、刘树友《试评李建成》等,诸文都对李建成给予了肯定。刘树友的总结比较有代表性,他认为“李建成是诞生于隋末唐初剧烈动荡变迁时代背景下的一位杰出历史人物,是唐初一位崭露锋芒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参与策划组织晋阳兵变并承担挺进关中的军事重任,襄助李渊完成唐初统一与建国大业,为唐初迅速实现统一稳定和各项典制、机构建设,做出了积极重要贡献”<sup>[2]</sup>。但将李建成、李世民放到初唐军政战略格局中所进行的参照与比较还不够充分,这对认识李建成的历史地位是有局限的,对初唐政治史也会产生偏颇,本文旨在改变这种状况,试析李建成地位演变。

## 一、李建成与兵进长安

李渊是隋朝末年一位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当

时,天下群雄并起,他也积极准备争夺天下,晋阳起兵前,他的手下已经聚集了一批谋臣猛将:隋右勋卫长孙顺德、右勋侍刘弘基、左亲卫窦琮、晋阳宫监裴寂、晋阳令刘文静、龙山令高斌、大理司直夏侯端、晋阳行军司铠武士护、鹰扬府司马许世绩、石艾县长殷开山、太子千牛备身柴绍、前太子左勋卫唐宪及其弟唐俭、开阳府司马刘政会、太原令温大有。其中两位重要谋臣刘文静和唐俭曾有如下建议:“刘文静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围逼东都,群盗殆以数万。当此之际,有真主驱驾而用之,取天下易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盗入城,文静为令数年,知其豪杰,一旦收拾,可得十万人,尊公所将之兵复且数万,一言出口,谁敢不从!此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过半年,帝业成矣。’唐俭说渊曰:‘明公北招戎狄,南收豪杰,以取天下,此汤、武之举也。’”<sup>[3]</sup>史书记载刘文静的话是对李世民说的,但内容针对对象却是李渊。刘文静一方面展示了自己综观天下时局的见识,一方面也说出了自己的优势,同时也对李渊统领的五郡(太原、燕门、马邑、楼烦、西河)之兵的实力给予了肯定。可以说鼓动李渊起兵,刘文静功可居第一。

收稿日期:2012-12-25

作者简介:曹印双(1970-),男,辽宁北镇人,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唐俭则给李渊提出了取天下的可行性战略方案,因此李渊非常器重二人。而李渊关于唐俭所说的南收豪杰方面,他早已安排儿子李建成、李元吉在河东做了这方面的先期工作。李建成从一开始就是父亲栽培的、能够独挡一面的人物。李世民则因年龄、阅历关系,留在晋阳父亲身边招引豪杰,一直在父亲教导下开展工作。

李渊晋阳起兵后的河西之捷,其实领兵核心是李建成,李世民只是哥哥的副手,李渊另外还派温大有协助,这次战役是对李建成领导才能的一次检验。李渊在收到捷报后评价说:“以此行兵,虽横行天下,可也。”李渊对李建成的将帅之才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促使他下定了进军关中的决心。李渊着手组建大将军府,搭配了以自己为核心的领导班子:“(大业十三年)六月,癸巳,建大将军府,以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唐俭及前长安尉温大雅为记室,大雅仍与其弟大有共掌机密,武士護为铠曹,刘政会及武城崔善为、太原张道源为户曹,晋阳长上邽姜谟为司功参军,太谷长殷开山为府掾,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及鹰扬郎将高平王长谐、天水姜宝谊、阳屯为左、右统军。又以世子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左三统军隶焉;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右三统军隶焉;各置官署。以柴绍为右领军府长史;咨议谯人刘瞻为西河通守。”<sup>[3]</sup>从这个领导班子的架构可以看出,李渊是通过儿子、女婿来控制军队领导权的,李建成是独挡一面的领军都督,而对于李世民的安排,李渊则给他配备了相对成熟的女婿柴绍辅助,足见李建成与李世民在李渊心目中分量是不一样的。

李渊实施尊杨隋、称臣突厥、象征性结盟李密的战略,大举进军长安。临霍邑,遇劲敌宋老生,又有河东屈突通牵制。时逢大雨,在大军进退抉择期间,以裴寂为首主张退兵晋阳,以李建成、唐俭为代表主张继续进军,在贾孤堡决策中,史书多说李世民的劝说力度如何强,弱化李建成的作用,其实真正促使李渊下决心的还是长子李建成和谋臣唐俭。霍邑之战,李渊亲自督统,派李建成佯攻,引宋老生出城,后李建成与父亲挡敌军正面,李世民与段志玄领兵从后面袭击,赢得了战役的胜利。

李渊领军到龙门,面临新的战略选择:“汾阳薛大鼎说渊:请勿攻河东,自龙门直济河,据永丰仓,传檄远近,关中可坐取也。河东户曹任瓌说渊曰:关中豪杰皆企踵以待义兵。瓌在冯翊积年,知其豪杰,请往谕之,必从风而靡。义师自梁山济河,指韩城,逼

郃阳,萧造文吏,必当望风请服。孙华之徒,皆当远迎,然后鼓行而进,直据永丰,虽未得长安,关中固矣。”<sup>[3]</sup>“高祖讨捕于汾、晋,瓌上谒辕门,承制署河东县户曹。高祖之晋阳,留隐太子托之。义师起,瓌至龙门请见。王世充数攻新安,瓌拒破之。以功封管国公。秦王东讨,瓌从至邙山,主水运饷军。关东平,为河南安抚大使。瓌弟璨,为隐太子典膳监。太子废,瓌得罪,瓌亦左授通州都督。贞观四年卒。瓌历职有功,然补吏多为亲故人私,至负势求请,瓌知,不甚禁遏,世以此讥之。”<sup>[4]</sup>对于这两套方案,李渊采纳了任瓌建议,并按其思路进行了兵力部署,任命任瓌为招慰大使,首说韩城而下,后降冯翊。任瓌传所记,显示他是李建成的亲信,此种因缘结于李建成潜结河东英俊时,李建成网罗的人才在重大战略抉择中发挥巨大作用,李建成的威信也随亲信的地位上升而上涨。

在与护卫长安隋军主力屈突通部对峙河东时,李渊分兵两路,一路由李建成、刘文静率领继续与屈突通相峙,一路由李渊亲率大军西向进军。华阴令李孝常以永丰仓降,这标志着李渊切断了屈突通河东军队及长安部队的物资供应,奠定了兵占长安的基础。长安方面,此时有李渊族弟李神通、女儿柴绍妻(即后来的平阳公主)、女婿段纶的积极配合,说服了史万宝、何潘仁、李仲文(李密叔父)、向善志、丘师利等,这些投降势力都划归李世民、柴绍统辖。这时李世民的组织能力开始发挥作用,但与哥哥李建成打的硬仗相比仍有不及,而关中的李渊亲信更多借助前线的声势,取得了劝降工作的胜利。李世民依靠父亲提供的机会,在李神通、平阳公主、段纶的基础上开展工作,并且李渊还为渭北道行军元帅李世民配备了能臣唐俭为行军长史,积极协助他工作。李渊又命李建成选领护卫永丰仓精锐之兵驱长乐宫,命李世民、唐俭驻扎长安城北,李渊则亲率大军在长安城东春明门安营,这样从西、北、东三面合围长安,在攻打长安的战役中,最先攻入长安的也是李建成部下雷永吉队伍,长安之役头功也在李建成方面。兵占长安后,关于后来的军事重臣李靖免死事,是李建成还是李世民为李靖求情,说法不一。史书说是李世民,笔者依据当时及其后来情势发展看:一则是与李靖大呼自荐有关,二则不能排除也有李建成求情的成分。如果真如史书所说是李世民求情,那么在太宗东征西讨时,李靖应该是随李世民的,但实际不是,而是与李孝恭一起被派往南方讨伐,因此笔者怀疑是唐代实录被篡改后,宋代史家也

未清查此事真相。

## 二、李建成与统一战争

攻克长安后,李渊集团面临新的军政格局:近敌,东有屈突通部对峙,西有薛举、薛仁杲父子的侵袭;中敌,北方有刘武周兵锋南下太原,南有朱粲、萧铣争锋,东有王世充称雄东都;远敌,北方有突厥虎视眈眈,东有李密、窦建德、高开道在山东、河北图霸,东南有杜伏威震慑一方,南有林士弘割据势力。

李渊采取了远交进攻的方针,分头击破。东线在屈突通失掉永丰仓、长安后,已成强弩之末,刘文静与他的相峙,虽然史书没有说李建成重返东线指挥,但从实际情形看,刘文静是代李建成统军,长安攻克后,李渊必然又派李建成增援刘文静,尽快结束东线战事,保住永丰仓。不久屈突通军团失败投降,屈突通被李渊封为兵部尚书,安慰这位比自己资历还深的老师。同时任命他为李世民秦公元帅府长史,这样的安排也是避免他与打败他的李建成正面共事,也增强了李世民的支持力量。李渊依靠屈突通在隋军中的影响力,迅速瓦解收并了其他地区隋朝旧部。刘文静乘胜东略取下弘农郡,平定新安以西。武德元年四月,李建成领兵到东都,屯兵芳华苑,准备东争天下,这也正说明李建成是东征元帅。

在西线,李渊派李世民与薛仁杲作战,同时派姜谟、窦轨出大散关,安抚陇右以备夹击薛举,结果三支队伍皆败。战败后李世民被封为赵公东调李建成部,和李世民一起同调的还有姜谟,而将刘文静从东线调往西线统军再战。此时东线面临的问题是与李密联兵共对王世充,还是撤兵自保关中对抗薛举,让李密与王世充相拼,李唐坐收渔翁之利。李渊父子选择了后者,唐军撤兵过程中,李建成让史万宝、盛彦师镇守宜阳,让吕绍宗、任瓌镇守新安,构筑了东线护卫关中的两道防线。

李建成率部返回长安,这一年李渊称帝,李建成被立为太子,领导班子调整如下:“(武德元年)六月,甲戌朔,以赵公世民为尚书令,黄台公瑗为刑部侍郎,相国府长史裴寂为右仆射、知政事,司马刘文静为纳言,司隶窦威为内史令,李纲为礼部尚书参掌选事,掾殷开山为吏部侍郎,韦义节为礼部侍郎,主簿陈叔达、博陵崔民干并为黄门侍郎,唐俭为内史侍郎,录事参军裴晞为尚书左丞,以隋民部尚书萧瑀为内史令,礼部尚书窦璡为户部尚书,蒋公屈突通为兵部尚书,长安令独孤怀恩为工部尚书。庚辰,立世子建成为皇太子,赵公世民为秦王,齐公元吉为齐王,

宗室黄瓜公白驹为平原王,蜀公孝基为永安王,柱国道玄为淮阳王,长平公叔良为长平王,郑公神通为永康王,安吉公神符为襄邑王,柱国德良为新兴王,上柱国博义为陇西王,上柱国奉慈为渤海王。”<sup>[3]</sup>这样,朝廷内部稍做整顿后,李唐开始全面启动统一战争方案:西线以秦王李世民为元帅,由刘文静、殷开山为副,继续讨伐薛举,“(李世民)浅水原一役,八总管皆败,士卒死者十五六,大将军慕容罗睺、李安远、刘弘基皆没。世民引兵回长安,文静等皆坐除名。”<sup>[3]</sup>八月,薛举死,薛氏内部政局不稳,李渊又西联李轨,牵制薛仁杲后方,北联突厥,构成薛仁杲北方压力,李世民在几方面的配合下,再次领兵出征击败薛仁杲,李世民在军中的实力与声誉才增强了。

而此时的李建成则与父亲配合,为东西南北及长安几条战线做准备。南线:武德元年七月,遣黄台公李瑗安抚山南。派段纶任益州刺史,为关中提供稳定的后备物资基地。四川在三国时期就已经是富庶地区,占有四川意味着关中及东线战场物资供应有了充分保障。还派郑元寿领兵击朱粲,派许绍、李靖、李孝恭对付萧铣部队;在北线:李渊遣襄武公李琛、太常卿郑元寿以女妓贿赂突厥始毕可汗,继续稳住突厥,牵制突厥附属势力梁师道。同时派将经营北边,如派靳孝谟安辑北方边郡;在东线:李密兵败降唐后,李渊派李神通安抚山东。李世民击败薛举后,又派李世民到东线战场。派部下盛彦师锄掉李密,笼络李密的谋臣魏征,并派魏征安抚山东,还积极瓦解王世充部署,同时派人笼络幽州罗艺部;西线:联合土谷浑讨伐李轨,后派安修仁安抚平定李轨。可以说,李建成与父亲积极整顿朝纲,调兵遣将,为宰制全国加紧筹备着,此功是事关全局性的战略实施,李世民的局部攻伐之功是无法相比的。

我们继续看各条战线进展情况。东线先有李勣降唐,后王世充部秦叔宝、程知节、田留安、李君羨、李厚德来降,徐圆朗、罗士信、杨虔安来降。而任瓌、刘弘基、秦武通等牵制了王世充西扩与北进。此安抚之功应归功于李建成、魏征,尤其是李勣的降唐,无疑是扭转整个山东军政格局的关键。

李唐与刘武周之战是统一战争中打得最艰难的,先有齐王李元吉、窦诞、宇文歆、刘政会之败,后有姜宝谊、李仲文、裴寂之败,再有独孤怀恩、于筠、唐俭、刘世让之败。619年,李世民、兵部尚书殷开山发关中劲旅全力攻刘武周。殷开山、秦叔宝统军在美良川一战打败刘武周将宋金刚部,李世民亲自督率大军在河东王行敏的帮助下于安邑再破宋金刚部。后西河公张纶、秦武通连胜。在介休大破宋金

### 三、李建成与唐突争霸

兵占关中后,李唐最大的威胁始终是突厥。不制服突厥,很难赢得最终的胜利。因此对付突厥的重任依然是李渊及长子李建成考虑的。我们从零星资料可以看到,李世民攻打王世充时,有李建成陈兵蒲城防备突厥的举动。统一战争结束前,李建成还曾多次巡防北边防线,指挥所部主动出击:“武德四年八月,命太子安抚北边。建成武德四年,北伐稽胡,断突厥羽翼,收复张长逊部,派将驻扎,调张长逊为益州行台右仆射。时各道有事则设置行台尚书省,无事则罢之。突厥寇并州,遣左屯卫大将军窦琮等击之。戊午,突厥寇原州,遣行军总管尉迟敬德等击之。甲申,灵州总管杨师道击突厥,破之。十月壬辰,林州总管府刘旻击刘仙成,大破之。仙成仅以身免,部落皆降。”<sup>[3]</sup>“武德五年,一月庚辰,延州总管段德操击梁师都石堡城,师都自将救之,德操与战,大破之,师都以十六骑遁去。上益其兵,使乘胜进攻夏州,克其东城,师都以数保其西城。会突厥救至,诏德操引还。五月,突厥寇忻州,李高迁击破之。六月,刘黑闥引突厥寇山东,诏燕郡王李艺击之。八月乙卯,突厥颉利可汗寇边,遣左武卫将军段德操、云中总管李子和将兵拒之。子和本姓郭,以讨刘黑闥有功,赐姓。丙辰,颉利十五万骑入燕门,己未,寇并州,别遣兵寇原州;庚子,命太子出幽州(应为幽州)道,秦王世民出秦州道以御之。李子和趋云中,掩击可汗。段德操趋夏州,邀其归路。己巳,并州大总管襄邑王神符破突厥于汾东,汾州刺史萧瑄破突厥,斩首五千余级。九月,癸巳,交州刺史权士通、弘州总管宇文歆、灵州总管杨师道击突厥于三观山,破之。乙未,太子班师。丙申,宇文歆邀突厥于崇岗镇,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壬寅,定州总管双士洛击突厥于恒山之南,丙午,领军将军安兴贵击突厥于甘州,皆破之。十月甲申,诏太子建成将兵讨突厥,其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河南、河北诸州并受建成处分。得便宜从事。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大军将至昌乐,黑闥引兵拒之,再阵,皆不战而罢。魏征言与太子曰:前破黑闥,其将帅皆悬名处死,妻子系虏,故齐王之来,虽有诏书赦其党羽之罪,皆莫之信。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谕遣之,则坐视离散矣。太子从之。后刘黑闥迅速败亡。”<sup>[3]</sup>

可见,武德四年八月至武德五年十月,李建成一直局部打击突厥,并初步部署了与突厥决战的战线。在东线战争扫尾工作中,李建成整编李世民所部,领

刚部,收降了刘部尉迟敬德、寻相、张万岁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之后陆续收降樊伯通、张德政、杨伏念、高满政等。刘武周、宋金刚死后,苑君璋率刘武周残部为处罗可汗扶植的杨隋后裔政权效力。

秦王李世民战胜刘武周的其他重要原因有:第一,处罗可汗遣弟步利射率两千人马助唐。第二,王世充被任瓌、李神通等牵制,窦建德受罗艺、王君廓的牵制,他们无力东下、北进。第三,李世民派唐俭、李道宗、宇文士及安抚尉迟敬德取得重大突破,收刘武周八千劲旅,为李世民部队补充了新鲜血液。得突厥军队大力支持之原因:始毕可汗卒后,刚上台的处罗可汗为了稳定内部,同时他又受义成公主影响,改变了始毕可汗对李唐的战略。处罗为扶植杨隋傀儡政权成长,得到了李渊集团私下许诺给突厥扶植的新政权以土地的条件。

必须承认,刘武周的灭亡大大长了李唐声威,致使梁师都、王世充、窦建德、萧铣所部纷纷来降,尤其是武德三年七月,李世民督军讨伐王世充,与任瓌、史万宝、黄君汉、刘德威、王君廓对洛阳形成合围之势后,王世充部纷纷来降。其中张公谨与崔枢的投降最为重要,他们被归编到李建成的亲信任瓌部。而任瓌在李世民攻打王世充及窦建德时,是供应军粮物资的核心领导人。可以看出,李建成通过粮道制约着前线部队,因为战争从某种程度上比拼的是前线物资的供应能力。

与窦建德、王世充之战,确实体现了李世民非凡的军事才能。但洛阳之战后期,实际已经大势所趋,王世充只是负隅顽抗罢了,灭王世充之功也没什么特殊的。相比李建成在长安与父亲运作全国局势来说,李世民地位自然处于低位。不过值得说明的是,李世民在前线一直与军队的将领们出生入死,在军中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在将近三年时间里,李世民在山东军中的影响力已经大大超过了李建成。在魏征劝谏下,李建成借平定山东刘黑闥之机,力图在山东军中树立自己的威望,避免未来自己亲政后山东军队难以统驭。

唐军占领洛阳后,李建成派任瓌、盛彦师安抚河南,又派李神通安抚山东。李唐处死窦建德,激化了未附的山东豪杰,使山东部分力量对李唐缺乏信任,分化了山东豪杰对李世民的支持。李世民在洛阳对部署及战败者的私下许诺不能兑现,弱化了李世民的权威。平洛阳后,李建成、李世民兄弟之间权力发生了碰撞,李世民有不服从调遣的倾向,威胁着太子李建成的权威,开启了兄弟权力之争的序幕。

兵安抚山东刘黑闥部,巡幸幽州罗艺部队,都可以看出李建成是在构建打击突厥的战线。李唐为了确保成功打击突厥,在统一战争中但凡有勾结突厥倾向的将领都被列入处理对象:武德三年处死潞州刺史郭子武、武德四年处死并州总管李仲文、武德六年处死并州总管刘世让等。这其实是净化内部可能勾结突厥的势力,为战胜突厥做铺垫工作。

李渊与李建成还积极调整内部:“(武德四年)十月庚戌,诏陕东道大行台尚书省自令、仆至郎中、主事,品秩皆与京师同,而员数差少,山东行台及总管府及诸州并隶焉。其益州、襄州、山东、淮南、河北等道令、仆以下,各降京师一等,员数又减焉。行台尚书令得承制补署。其秦王、齐王府官以外,各置左右六护军府,及左右亲事帐内府。”<sup>[3]</sup>“十月,以秦王世民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乙酉,封宗室略阳公道宗等十八人为郡王。十二月,庚戌,立宗室孝友等八人为郡王。”<sup>[3]</sup>可以看出,李建成旨在将李世民势力笼络在自己的未来军政格局中。而他经略山东,主要就是收编李世民的部队,为下一步全力反攻突厥做准备。突厥也已经感觉到这种压力,因此在武德六年二月,徐圆朗迅速败亡后,突厥联兵吐谷浑,并大力支持高开道、苑君璋、梁师都进攻唐境。李建成所部积极反攻,“武德六年七月,丙子,苑君璋寇马邑,右武侯大将军李高迁及高满政御之,战于腊河谷,破之。癸未,突厥寇原州,乙酉,寇朔州。李高迁为虜所败,行军总管尉迟敬德将兵救之。己亥,遣太子将兵北边,秦王世民屯并州,以备突厥”<sup>[3]</sup>。也可以看出,李建成是准备与兄弟李世民联手出击了。突厥见势不妙,请和亲,并以马邑归唐。唐将军秦武通被任命为朔州总管。

而在李建成经略山东收编李世民部时,兄弟间发生了矛盾,李世民开始反击李建成:“建成擅募长安及四方骁勇二千余人,为东宫卫士,分左右长林,号长林兵。又密使右虞候率可达志从燕王李艺发幽州突厥三百,置东宫诸坊,欲以补东宫长上。杨文干尝宿卫东宫,建成与之亲厚,私使募壮士送长安。又使尔朱焕、校尉桥公山以甲遗文干。七月,杨文干袭陷宁州,驱掠吏民出据百家堡。秦王世民至宁州,其党皆溃。”<sup>[3]</sup>这里可以看到,李建成本来是为反击突厥做的准备,李世民却处理了李建成亲信杨文干,并泄露了全面进攻突厥的计划。在没有准备成熟的情况下,引来了突厥先发制人,原州、陇州、阴盘、并州先后失陷,李唐由主动转为被动。当时李渊父子曾有关迁都之议,其实暴露了李唐高层的矛盾已经表面化,兄弟内争,父子猜疑,内争局面形成。颍利、突利

二可汗举国入寇,连营南下,秦王李世民以送财物退敌,李唐再次屈节称臣。李世民找到了反击哥哥削自己兵权的力量,那就是利用突厥为外援。李唐屈节退敌后,武德八年李渊联姻西突厥,外围牵制东突厥与吐谷浑。八年四月,复置十二军,“以太常卿窦诞为参旗将军,吏部尚书杨恭仁为鼓旗将军,淮安王神通为玄戈将军,右骁卫将军刘弘基为井钺将军,右卫大将军张瑾为羽林将军,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为奇官将军,右监门将军樊世兴为天节将军,右武侯将军安修仁为招摇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杨毛为折威将军,左武侯将军王长谐为天纪将军,岐州刺史柴绍为平道将军,钱九陇为苑将军,简练士马,将图大举焉”<sup>[5]</sup>。上面十二军将领没有李世民东线战场的部下,基本是按照以李建成为前敌总指挥的安排。另外与突厥对敌兵力布置情况:“八年六月,遣燕郡王李艺屯华亭县及弹筝峡,水部郎中姜行本断石岭道以备突厥。以右卫大将军张瑾为行军总管、中书侍郎温彦博为长史,组织反击突厥。七月,代州都督蔺谟与突厥战于新城,行军总管张瑾屯石岭,李高迁趋太谷。左武侯大将军安修仁击睦伽陀于且渠川。安州大都督李靖出潞州道,行军总管任瓌屯太行,灵州都督任城王道宗,右领军将军王君廓于幽州,霍公柴绍救鄯州,全线布置。”<sup>[3]</sup>武德八年八月,李渊改书为诏敕,正式对突厥全面宣战。而太谷之战暴露了唐军内部的军事漏洞,直接原因拟推是李建成与李世民的不协所致。回到长安后,十一月,加秦王李世民中书令,齐王李元吉为侍中。实际李渊与李建成将削夺李世民权力,整治李世民的不顺服。李建成百般拉拢,但李世民依然依靠军功,轻慢兄长。李建成为了尽快制约李世民,只好采取强行调离李世民部下的办法,引来了李世民的恐慌,加速了夺权的步伐。“秦王世民既与太子李建成、李元吉有隙,以洛阳形胜之地,恐一朝有变,欲出保之,乃以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洛阳,遣秦府车骑将军张亮将左右王保等千余人之洛阳,阴结山东豪杰以俟变,多出金帛,恣其所用。”<sup>[3]</sup>他尽力扭转内争中的不利局面。即将面对突厥开战,而李建成兄弟内部矛盾激化。上层之间的矛盾,在大臣之间引起恐慌,尤其是处于劣势的李世民部更是忧虑,恐惧则生变,铤而走险,李世民为自保加紧谋划,终于喋血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挟持天子李渊以令天下,忠于李建成者当然也忠于李渊,李世民控制了中枢政权。李世民登基后,为了政局稳定,只好继续沿着哥哥组织反击突厥的路子走:“上引诸卫将卒习射于显德殿庭,谕之曰:戎狄侵盗,自古有之,患在边境少安,则人主逸游

忘战,是以寇来莫之能御。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筑苑,专习弓矢,居间无事,则为汝师,突厥入寇,则为汝将,庶几中国之民可以少安乎。于是日引数百人教射于殿庭,上亲临试,中多者赏以弓刀帛,其将帅亦加上考。”<sup>[3]</sup>这和李建成当时在京城秘密训练反突厥的军队,也与汉武帝在宫中训练反击匈奴的军队领导团队如出一辙。贞观三年反击突厥的军事将领有:李靖、张公谨、李勣、柴绍、薛万彻、李道宗。

在笼络李建成部署方面,李世民在武德九年十月,隆重安葬李建成、李元吉,满足官府旧僚的哀思,释放反对情绪。重用魏征、王珪、韦挺等,进一步笼络李建成旧部。从中可以反观到李建成的实力。即便如此,对李世民安排的高官房玄龄、杜如晦等,也引来了李神通等的不服,从上面分析房杜之功,按资历正常情况下确实难就高位。而李瑗、王君廓、李孝常、罗艺、韦云起、郭行方的反叛,也足见李建成培植的一批亲信的忠诚度。正如陈寅恪先生说的:“然高祖起兵太原,李建成即与太宗各领一军。及为太子,其所用官僚如王珪、魏征之流即后来佐成贞观之治的名臣,可知李建成亦为才智之人。至于李元吉者,尤以勇武著闻,故太宗当日相与竞争之人绝非庸懦无能者。”<sup>[6]</sup>到贞观二年,唐太宗依然心有余悸,“上谓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惮。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监临,下惮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

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sup>[3]</sup>这也可以理解为李世民杀兄逼父心理上的虚弱与恐惧,也可逆推李建成余势还是有影响力的。

## 四、结 语

通过对李建成、李世民在初唐军政格局演变中的地位变化,我们可以发现李建成在李渊当权时期的地位始终高于李世民的,他担当的责任也始终是重于李世民的。是一位心中有天下格局的优秀帝位继承人,是李渊重点扶植的对象。从某种程度上讲,唐太宗的伟大也是一位同样伟大哥哥的历史存在促成的。

### 参考文献:

- [1] 胡戟,张弓. 二十世纪唐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 [2] 刘树友. 试评李建成[J]. 渭南师专学报, 1996(2): 54-59.
- [3]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 [4] 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5] 王钦若. 册府元龟[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6] 陈寅恪, 唐振常.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 Change of LI Jian-cheng's status in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attern in early Tang Dynasty

CAO Yin-shu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Xidian University, Xi'an 710071, Shaanxi, China)

**Abstract:** Through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hange of LI Jian-cheng and LI Shi-min's status in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attern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it is found that LI Jian-cheng was always higher than LI Shi-min in status and his responsibility was always heavier than that of LI Shi-min when LI Yuan was the emperor; LI Jian-cheng was an excellent emperor heir with the world pattern in his heart and he had got great support from LI Yuan; when LI Shi-min gained power after the Xuanwumen coup, he had to properly placate the forces operated by LI Jian-cheng for many years, at the same time, continue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fundamental policy following confrontation Turkic strategy made by his father and his brother; LI Jian-cheng's excellence forced LI Shi-min to actively try to catch up so as to convince the public; to some extent, LI Shi-min's greatness is promoted by his same great brother.

**Key words:** early Tang Dynasty; LI Shi-min; LI Jian-cheng; political pattern